

我的父親和母親

梁上元

我的母親能够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，寫出十幾萬字完成了這部「梁寒操與我」，的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大約在半年多以前，她說她希望著手寫一本回憶錄，來紀念她和父親將近半個世紀的婚姻生活。我雖然在口頭上極力贊成和鼓勵，但心裏却不敢抱什麼期望。我深知寫文章需要極大的決心和耐力，何況是一個幾乎從不提筆為文的人，一



二十一年前本文作者和父親梁寒操教授（左）母親梁黎劍虹女士（後右）合影。

下子要寫「一本書」，真是談何容易。加以家中雜事多，她自患病後身體又一直沒有完全復原，我簡直已經可以預見這件事的結果，恐怕一定是半途而廢，不了了之。

但是，我顯然低估了她驚人的毅力和潛力，這些日子來，只見她把握住每一分鐘在寫、寫、寫。多少個清晨，天還沒亮，她房裏的燈却已亮起，多少個深夜，她仍坐在書桌前振筆直書。有許多次在餐桌上，她因為剛剛放下筆，整個心仍留在回憶中，甚至情緒激動而流淚不止。就這樣日復一日的，她竟很快的就完成了這個心願，「真的」要準備出書了。

當我看到她厚厚的一大疊完稿，發現她為了做好這件事，一再的謄清、重抄，因此連她以前那「風吹亂草」（父親生前曾如此戲稱她的書法）一般的字體，在一張張的稿紙上也變得相當工整了。我有說不出的感動和欽佩，便主動的要求為她這本書寫一篇序。

在兒女和親友的心目中，我的父親梁寒操是一個實至名歸的大好人。他那種「不尤不怨行吾素，力竭何妨死道旁」的服務精神，那份「春花歲歲紅於血，萬劫丹心永不灰」的書生情懷，至少在我這個小女兒的心裏，是十分偉大的。至今父親已逝世整整五年，我仍深深感受到他豐厚的餘蔭，而展讀他遺下的詩文，回憶他生前的言行，我更衷心的感到一種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

昔」的景仰孺慕之情。

至於我的母親，在相對的比較下，一般朋友大概都會覺得她一切都不能和父親比，遠不如父親那麼偉大。再加上她十六歲便嫁給父親，父親的年齡幾乎是她的一倍。我雖然沒有親見他們早年的情形，但可以想像得到，在父親的大樹遮蔭之下，母親就像是一隻美麗活躍的小鳥，雖不會特意的裝扮故作，却自然而然的顯露出一份搶眼的氣勢，一種奪目的風華，加以她的言談行事，一向是率性為之，心到意隨，不知含蓄，不會謙虛，不懂得迂迴曲折，也不懂得保護自己。對了解她的人而言，這正是她可愛之處，但對不甚了解她的人，就難免覺得她氣餒太高，並由此產生許多的誤會。她常常感歎：「我這一生，真是受盡了別人的曲解和誤會。」又說：「我好像一直到寒操過世之後，才真正的開始學做人。」在她自己的序中，她也很感慨的提到：「我做人失敗到洩透了氣。」

表面看來，母親是一個精明能幹而且頗為任性的人，但如果你進一步的了解她，就會發現她實在是一個單純隨和，甚至有些太馬馬虎虎的人。她雖然不如父親那樣有學問、有境界，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，她任勞任怨，具有許多不平凡的品質。舉例來說，大陸淪陷後，我們家有好幾年寓居香港，那時父親兩袖清風，借住朋友的房子，教書的薪水非常微薄，加上他樂善好施的個性



本文作者近影。

總是先人而後己，因此家裏的經濟，常出現十分狼狽拮据的情形。而我又在襁褓中嗷嗷待哺，母親由一個茶來伸手、飯來張口的官太太，驟然變成一個愛柴愛米、朝不保夕的窮主婦。當然，這樣的轉變在這離亂的大時代，與更多苦難的人相比，似乎不值一提。但對她個人而言，却的確是一大考驗。她沒有一技之長，也只好硬著頭皮出去找事，也因此誤打誤撞的進入了出版界創辦小說報，暢銷整個東南亞，後來又拓展業務，出版英文書籍，代理今日世界等等，做得有聲有色，獨力建立起自己的事業，也改善了家庭的經濟。這其中的困難艱苦，不問可知。大家可以由本書的敘述中，得到更實際的了解。

十年前她得病後，她更顯出了她極大的生活智慧。試想一個曾經活躍得連坐下的時間都很少的人，突然不良於行，這是一個多麼慘重的打擊！她原本是一個脾氣相當急躁的人。但她居然能以十分明智的態度逆來順受，結束了香港的事

業，調整好自己的情緒，重新安排未來的一切，更有進者，她的脾氣反倒因此變溫和了，這其中得有多麼大的智慧和修養！我是親眼看到她倒下去又很快站起來的人，很多時候我真是不忍深想這其中艱苦辛酸的心路歷程，但她是這樣的堅強勇敢，保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，不僅沒有給家人帶來任何的負擔，反而全心全力的管理家中大小事情，父親逝世前幾次發病，她都無微不至的照顧他，真是令我感動和折服。

至於父親和母親的結合，在年事漸長之後，我深深覺得他們的確是很妙的一對。從許多角度來看，他們簡直是南轅北轍：父親常是靜如處子，母親則是動如脫兔；父親擅於寫字作詩，母親却對此毫無興趣；母親喜歡騎馬、跳舞、打球，父親却一竅不通；父親喜歡遊山玩水，母親却最怕旅行；父親在衣著方面是標準的「名士派」，母親却是個出名講究的人……諸如此類的小節，不勝枚舉，以至於他們常互相戲稱對方為「歐普西」(即英文的 Opposite，完全相反之意)。父親有些地方相當固執，而母親有時也十分任性，但每當他們意見不合的時候，他們總能在緊要關頭克制自己，從不進一步的說出傷害對方的話。因此在我的記憶中，他們之間很少大聲講話，更沒有臉紅耳赤的情形。在最密切的夫婦關係中，兩個極端能夠如此的和平相處，真是難能可貴，這裏面包含了無數的寬容和諒解，以及極深的信任和尊重。

他們之間有許多事情，似乎都相當的特別，比如說父親雖然名重一時，但他這一生不僅不

會賺錢，而且每月的薪水他也常像散財童子一般拿去幫助別人，或用在印書印詩一類他認為有意義的事上，而這種事在他而言總是心有餘力不足，永遠做不完的。因此，當母親在香港的出版事業基礎穩固之後，家中的大小開支，就一概落在她的肩上。對於父親這種公而忘私「不顧家」的個性，母親當然免不了偶有微詞，但她從來沒有認真的和父親計較，更沒有真正的怨怪父親。她總是以一種洒脱的「認命」態度，數十年如一日的支撐這個家，成全父親這份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的情懷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父親才得以全然的沒有後顧之憂，能夠「只知盡責無輕重」的「一生服務為人忙」。一個不平凡的人物後面，常常有一個不平凡的妻子，誠哉斯言。

在這本梁寒操與我中，母親從她和父親五十年前在上海的初識，一直寫到父親在台灣逝世，將近五十年的往事，雖不能說巨細靡遺，但已相當詳盡。她的文字表達技巧，自然不能和有名的作家相比，縱觀全書，可以發現她一向「快人快語」的率直氣質躍然紙上，真情流露，自有一番樸實而特別的情趣，可讀性很高。當然，在這個動盪的大時代裏，個人的任何遭遇似乎都太渺小了，但以她的身份和經歷，能夠忠實的寫下自己的感受，反映出她那個階層的一些生活和心態，也應有一份參考的價值。過去，她雖然出版過許多中英文書刊，但這却是她自己寫的第一本書，我謹以愉快的心情，盼望本書早日出版，也盼望大家能夠多多的給她鼓勵。

六十九年三月於耐寒廬